

长篇历史小说

两晋南北朝以来，中原政权日薄西山，「五胡」乱华，干戈不休。英明的冯太后执掌鲜卑族的北魏大权，实行开明政治。小说塑造了年轻有为的孝文帝、冯

# 北魏孝文帝

太后的形象，描绘了朝廷里隐含的利益争端、宫廷内斗，权谋与暗战出其不意，计谋与凶险此起彼伏，金戈铁马之外，暗流汹涌……

王占君·著



华夏出版社
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长篇历史小说

两晋南北朝以来，中原政权日薄西山，「五胡」乱华，干戈不休。英明的冯太后执掌鲜卑族的北魏大权，实行开明政治。小说塑造了年轻有为的孝文帝、冯太后的形象，描绘

# 北魏孝文帝

了朝廷里隐含的利益争端，宫廷内斗，权谋与暗战出其不意，计谋与凶险此起彼伏，金戈铁马之外，暗流汹涌……

王占君·著



华夏出版社  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魏孝文帝/王占君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5080-7897-7

I. ①北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6646 号

## 北魏孝文帝

---

著 者 王占君

责任编辑 杜潇伟

责任印制 刘 洋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    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70×970    1/16 开

印 张 17.75

字 数 270 千字

定 价 30.00 元

---

华夏出版社 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

网址: [www.hxph.com.cn](http://www.hxph.com.cn) 电话: (010) 64663331 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| 母子争权 | 皇妃死难 | 1   |
| 第 二 章 | 幼帝遭难 | 鸩死亲子 | 15  |
| 第 三 章 | 寺前抢女 | 公堂断案 | 29  |
| 第 四 章 | 智戏王爷 | 刁难新宠 | 43  |
| 第 五 章 | 铁腕灭亲 | 皇后下毒 | 57  |
| 第 六 章 | 江瞻蒙冤 | 孝文亲政 | 71  |
| 第 七 章 | 抵制迁都 | 觊觎玉璧 | 85  |
| 第 八 章 | 羊肠涉险 | 玉璧生灾 | 99  |
| 第 九 章 | 二女引踪 | 贵人情动 | 113 |
| 第 十 章 | 贵妃色诱 | 御驾考巡 | 127 |
| 第十一章  | 皇帝私访 | 贪官作祟 | 141 |
| 第十二章  | 王袭自裁 | 群奸谋逆 | 155 |
| 第十三章  | 皇妃下水 | 太傅骗马 | 169 |
| 第十四章  | 王爷起兵 | 太子被囚 | 183 |

|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五章 | 元恂饮鸩 | 信鸽传书 ..... | 197 |
| 第十六章 | 水莲横死 | 元恪遭险 ..... | 211 |
| 第十七章 | 开棺验尸 | 带病请纓 ..... | 225 |
| 第十八章 | 二女身死 | 双奸被擒 ..... | 239 |
| 第十九章 | 整肃后宫 | 兵伐南齐 ..... | 253 |
| 第二十章 | 南征未果 | 英主早逝 ..... | 267 |



# 第一章

## 母子争权 皇妃死难

北魏皇兴二年(469)年六月,天气出奇地炎热。平城北魏的皇宫中,树木花草全都打了蔫。庆云宫,虽说都挂着碧纱窗和珠帘,但仍没有一丝凉风。李夫人望着摇篮中的宝贝儿子,打心眼儿里高兴。才三岁的孩子元宏,方头大耳,眉清目秀,白白胖胖,此刻正在熟睡中。

这是北魏献文帝的第一个儿子,李夫人心中难免有无限的憧憬。虽说这个皇朝是鲜卑族,但立嫡立长为太子的习俗,还是同汉人一般无二。也就是说,元宏大有希望成为太子。母以子贵,那么自己就是当朝皇后了。她曾多次给献文帝吹过枕边风,皇上也亲口答应过她,不知何时方能兑现。她明白立元宏为太子,必须先过冯太后这一关。人人尽知,这堂堂王朝,虽说冯太后已经不再临朝,但大事小情还得她说了算。

献文帝年岁并不大,不过才十七岁,但他身体一直欠佳。严重的哮喘,使得他连说话都困难。今天他稍觉比往日强些,便挣扎着起身,乘坐步辇,来到了太子宫中。他在刘太监的搀扶下,跪在地上给太后见礼:“儿臣恭请母后凤体安康,身心和顺!”

“皇儿快快平身。”冯太后亲自将献文帝搀起,“你的身子可好些了,哀家正说要去看望你呢。”

“多承母后挂怀,儿臣今日还好,特来给母后请安。”献文帝在椅子上落座,“母后一切安好?”

“皇儿,哀家虽为太后,但年纪尚轻,这身子骨硬朗着呢。”冯太后话音一转,“哀家一见皇儿拖着病体苦苦挣扎的样子,就后悔不该让你亲政,别再哪一天把你累垮了,那可真就是悔之莫及。”

“母后多虑了,儿臣身体虽说久病,处理朝政还绰绰有余。”献文帝担心的就是母后再次临朝称制。

“皇儿,今日前来不只是为了请安吧。”冯太后眯着凤眼似乎漫不经心地问,“有话只管说,母子之间毫无忌讳。”

献文帝心说,这恼人的皇权哪!它就像一碗美酒,人人都想喝,搅得至亲骨肉都离心离德。心中打怵,但话又不得不说,因为已经答应宠妃李夫人了:“母后,想儿臣身体朝不保夕,这太子还是早立为宜,以免一旦儿臣病重不能理事,临时再定手忙脚乱有诸多不便。”

“皇儿的意思呢？”

“我朝惯例一直是立嫡立长，”献文帝看看冯太后的脸色，“自然当立儿臣的长子元宏。”

“按理说，元宏是别人不可替代的。”

“如此说，母后业已恩准了？”

“真要立元宏为太子？”冯太后问了一句，“你可要想好，立了就不许反悔。”

献文帝怔了一下，这母后明显是话里有话，难道还会有什么不测吗？他思之再三，觉得也不会有其他闪失：“母后，立太子也是历朝历代都必须做的大事，儿臣怎么会反悔呢。”

“好，就依皇儿。”冯太后话锋一转，“不过还得办一件事情。”

“母后请讲。”

“元宏册立太子之日，也就是其生母李夫人赐死之时。”

献文帝一下子懵了，冯太后要他不得后悔，他万万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：“母后，李夫人贤惠温淑，在后宫嫔妃中堪称典范，元宏尚小，正需她抚育，又何必赐死呢。”

“皇儿，作为一国之君，要处处以国事为重。皇儿身体已是来日无多，日后一旦过早撒手西去，那这李夫人就要临朝称制，那时恐怕她就要独霸朝纲，江山易主也是有的。为防后患，必先除之。”

“母后，这样做未免过于残忍，将她赐死，那太子由谁照料？孩子没娘，怕是要夭折啊。”

“无妨，太子可由哀家抚养。”冯太后拍胸膛打包票，“元宏是我孙儿，哀家定会精心抚育。”

献文帝已看出太后的心思，便欲打退堂鼓：“母后，元宏尚小，这立太子事缓几年再议亦无可。”

“皇儿，哀家事先可是说得明白，立太子不能反悔。”冯太后板起面孔，“一国之君，要言而有信，说话怎能出尔反尔。”

献文帝已是无话可说，他只能向太后求情：“母后，儿臣与李夫人两情相悦，实在不忍与之分离，望母后谅情。”

“皇儿缘何如此愚昧，身为皇帝，天底下要什么样的好女人没有。男欢女爱皆过眼烟云，不过半月十天，你也就把她忘记了。”

冯太后用命令的口吻，“皇儿，去把立元宏和对她赐死的决定，全盘告诉李夫人，让她有个心理准备。”

“这，此事真就无可挽回了？”

“皇儿，决断之事岂可更改。”冯太后是不容置疑的口气，“去吧，传哀家的懿旨。”

献文帝万分悲伤地乘坐步辇，到了庆云宫。

“万岁驾到。”总管刘宦官的公鸭嗓，在宫门外响起。

李夫人赶紧对着铜镜拢一拢鬓发，整一整罗裙，迈着莲步出迎。她心中记得扎实，算起来皇上已有二十八天没到庆云宫了。年轻女人谁不想多得到皇恩雨露呢，只是风传皇上龙体欠安。只有十七岁的皇上，应当是血气方刚的年华，身体却为何这般孱弱呢。她跪迎进皇帝之后，待献文帝落座，便偷眼打量一下。见皇上脸色煞白，说话根本没有底气：“爱妃平身。”

李夫人不得不说句违心的奉承话：“万岁气色甚佳，想来龙体康健。”

“咳！”献文帝打着咳声，“朕自己明白，来到爱妃的宫院，已是喘息得上不来气。”

“万岁就该在宫里休息。”

“朕就是想试试身体到底如何，想不到竟然糟到这般程度。”献文帝大喘着气，“不过，朕必须要来看看爱妃。”

这话就令李夫人一怔，她是个精明人：“万岁之言何意？听话音像是要同妾妃分别一时呢。”

“不，不不。”献文帝有意避开李夫人的目光，“朕对爱妃是宠幸有加，实在舍不得长久分别。”

“万岁话里有话，”李夫人感到分外不安，有些忐忑地问，“万岁有话，还是对妾妃明说了吧。”

“爱妃无须多想，朕就是特意来看看你，”献文帝起身，“你们母子都好，朕就告辞了。”

“万岁许久不来，莫如在庆云宫安寝。”李夫人若有所失。

献文帝有些像逃跑一样匆匆离去：“待日后朕身体好些，再来爱妃的宫院，那时不仅共餐更要共寝。”

眼睁睁看着皇上匆匆来了，又匆匆走了，李夫人怅然若失，她

琢磨不透皇上前来是何用意。心中想着事,手里的宫扇给孩子轻轻扇着风。因为精神溜号,一不小心,宫扇把孩子的鼻子给划着了。元宏梦中惊醒,咧开小嘴呜呜啊啊地哭起来。

李夫人赶紧抱起来,给元宏揉着鼻子尖:“噢,乖孩子,不哭不哭,都怪妈妈不小心。”

刘太监重又返身走回:“啊,李娘娘。”

李夫人疑心顿起:“刘公公为何去而复返?”

“圣旨下,李娘娘接旨。”

李夫人当即跪倒:“吾皇万岁万万岁!”

“国脉关乎社稷,立储可保皇祚,朕长子元宏,从即日起立为太子,钦此,望诏谢恩。”

“万万岁!”李夫人长出了一口气,心说这样好事,皇上为何不事先打个招呼,让自己心中先有个数,她整整衣裙站起。

“李娘娘,皇上还有一道旨意。”刘太监脸上是奇怪的表情,“请跪下再听宣读圣旨。”

李夫人想,母以子贵,定是给自己加封的。满心喜悦地跪下:“吾皇圣明,万岁万万岁!”

“朕体失和,或将不久于人世,太子年幼,为防后宫干政,着即令李夫人以三尺白绫自裁。钦此,望诏谢恩。”

李夫人傻了,刚刚为儿子得以立为太子,而兴高采烈的心,一下子如同掉在冰窖里。她跪在地上不言不语,一声不吭。

刘太监提醒她:“李娘娘,接旨谢恩哪。”

“不,这不是真的,这不是皇上的意思。”李夫人拒不接旨。

“李娘娘,圣旨已下,再无更改,您就认命吧。”

“不,我要见皇上。”

“就别再妄想了,皇上已经见过你了,就不会再见你了。”

“不,我绝不!”李夫人说得斩钉截铁,她从内心里打定了主意。

“难道说你还反了不成!”随着话音,一位年轻女人走入宫来,她便是献文帝的母亲冯太后。论年岁也不过三十左右,由于在宫中保养得好,细皮嫩肉,看上去也就二十几岁。冯太后经历过朝中的多次生死斗争,已是锻炼得格外威严。皇帝和后宫的嫔妃见

了她无不战战兢兢。冯太后的出现,也令李夫人感到发怵。

“怎么,你要抗旨不遵吗!”冯太后的长随太监冯仁,给她搬过绣墩,落座之后问,“可知是何等罪名?”

“赐死也是死,问斩也是死,反正是有死而已。”李夫人面对冯太后,免不了要叩拜。

“哼!”冯太后鼻孔中重重地哼了一声,“你以为你一人死即可无事,只怕要累及你的家人。”

“我的事,我一人承担,与我的家人无关。”

“哀家说有关便有关,”冯太后吐出令李夫人心惊胆战的一句话,“你的父母都得死!”

“不可啊,万万不可啊!”李夫人急了,她自然不想让父母跟着受牵连,“太后开恩,饶过臣妾的父母。”

“那就要看你是否听话。”冯太后和缓了语气,“三尺白绫自缢了事,你只有此路可走。”

“太后,我还年轻,我不想死,我要见皇上。”

“没用的。”冯太后索性摊出底牌,“其实赐你自尽,是哀家的懿旨,你就别存幻想了。”

“太后,我恨皇上,他平日里甜言蜜语,真的把元宏立为太子,到头来却叫我自缢,”李夫人用恳求的口吻说,“太后,悔不当初,元宏不做太子了,我要保住性命。”

“此时已由不得你了。”冯太后语气决绝,透出她的说一不二,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,炕没有两头热的,古今一理。你还是应该高兴,身后的哀荣也非常人所可比拟。元宏继位后,至少也要追封你为太后。”

“人死后犹如灯灭,天大的好处又有何用。”李夫人明白,“太后,难道儿子成为太子,作为母亲就非死不行吗?”

“其实,此事你谁也不能怪,要怪就怪汉武帝刘彻吧。”

“要臣妾自裁,不是太后的主意吗?”

“这规矩却是汉武帝刘彻创立的。”冯太后说出一番道理,“当年汉太子刘弗陵年幼,其母钩弋夫人也年轻,汉武帝担心他死后,钩弋夫人会乱政,故而在立弗陵为太子后,降旨命钩弋夫人自尽。对于你,也等同此理。”

“太后，臣妾发誓不会干预朝政。”

“不管用，到时候你就身不由己了。”冯太后有些不耐烦了，“怎么，难道还要别人动手吗？哀家没时间和你废话了。”

李夫人一见已不可挽回，无奈地将白绫搭上房梁，踏上春凳将头伸进套中，眼中珠泪滚滚，口占一诗：

生离死别哭元宏，  
皇家姻缘却是空。  
来世甘为贫家妇，  
粗茶淡饭过一生。

“行了，该走走吧。”冯太后见李夫人还在留恋，她给冯仁使个眼色。冯仁心领神会，上前一脚把春凳踢倒。李夫人身子悬吊在空中，打了几个转，不一时舌头伸出便咽气了。

冯太后命庆云宫大太监把李夫人的尸体解下来，她亲自查验过无误，才吩咐冯仁：“抱上太子回宫。”

元宏还在梦中，他哪里知道这世上发生的一切。生母已离他而去，他则被抱到了太后宫中抚养。

冯仁看着太后，只管嘻嘻地笑个不住。他论着是太后的堂弟，就为的光宗耀祖而净身入宫。他奔着冯太后去的，冯太后也就把他当作亲信。

“猴崽子，你又傻笑个什么。”

“太后，恕奴才大不敬，皇上他那体格，也支撑不了几天了，用不了多久，这北魏国又得太后您临朝了。”

“就你这个奴才机灵，皇上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这皇权他是不愿松手啊。”冯太后冷笑几声，“不过，这元宏在哀家手中，皇上病怏怏的样子，只怕挺不过今年了。”

这主仆二人，拉着架子等待献文帝驾崩。

转眼，两年过去了。元宏长到了五岁，而献文帝带死不活的样儿，他始终就是不死。冯仁免不了对冯太后进谗言：“太后，这皇上他又熬过了两年，他要是就这样赖赖巴巴地活个没完，太后

您不就空等了。”

冯太后已经等不下去了，她决定再给献文帝一个实实在在的打击。正是八月酷暑，冯太后让小太监抬着两块方冰，送到了皇帝的寝宫。

献文帝正躺在床上，这个年轻人没有一丝朝气，天热得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看见太后进来，他急忙呼唤刘太监：“刘公公，快扶朕下床迎接母后。”

刘太监奔过来，用力扶了几下，献文帝都未能坐起。气得他埋怨声声：“刘公公，你真是个废物！”

“皇儿，你就不要责怪刘公公了。”冯太后上前把献文帝按在床上，“好好躺着，用不着多礼。”

“母后，朕真的是失礼了。”

“不妨事，天太热，哀家给皇儿送来两方冰块，给皇儿解暑。”冯太后吩咐，“来，抬到皇上御榻附近。”

刘太监忍不住说：“太后，这恐怕不合适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冯太后满脸不高兴，“哀家倒要听听是哪里不合适。”

“太后，皇上身子弱，正出虚汗。这再把凉冰放圣上身边，这冷气再一刺激，病情还不得加重。”

“一派胡言！”冯太后训斥道，“天热就得解暑降温，照你说我这亲妈，还愿意害自己的孩子！”

“奴才不敢。”刘太监登时哑火了。

“你们这些奴才，只知道在皇上面前顺情说好话，讨个赏赐就万事大吉，有谁真正关心皇上的龙体康健。”

“母后，孩儿身体尚可。”

“什么哪，哀家亲眼所见，你连坐都坐不起来了，还哪堪朝政琐事烦心。”冯太后是不容商量的口气，“先别干了，保命要紧，都这样了，还怎能天天上朝，明天就别去了。”

“母后，国不可一日无君……”

“好办，明日即传位给元宏，让他即皇帝位。”

“母后，元宏才只五岁，朝政大事怎能处理。”

“这你放心，谁让我是你母后了。”冯太后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

径直说出她的打算，“我当年不也替你临朝多年，而今大不了再累上几年。”

“母后，您已归政于儿臣，再去临朝，怕不合适，满朝文武难免会议论纷纷，还是取消这个念头吧。”献文帝是鼓足勇气，才说出这番话，他是决心阻止冯太后重新掌权。

冯太后当时就翻脸了：“怎么，哀家还会怕文武百官，他们谁心疼我的皇儿，难道要累死皇儿他们才高兴。谁敢不体谅皇儿的苦衷，哀家就绝不留情，予以严惩，罢官、坐牢、杀头，直至诛其九族！”

献文帝听得胆战心惊，当年专权的丞相乙浑，就是被冯太后以铁腕除掉的。这话分明是敲山震虎，也是说给他听的。他明白由于太后干预，太医院都不敢对他精心调治。自己的病迟迟不好，就和太后的插手有直接关系。如果自己不识趣，那太后让人在药中下毒，自己还不是枉自断送性命。想到此，他尴尬地一笑：“母后对儿臣关爱有加，儿臣遵命就是。”

皇兴五年(471)八月十六，北魏的太华殿文武大臣肃立于丹墀之下，在难耐的等候中，刘太监终于现身了。他的身后，是雍容华贵的冯太后，她的右手牵着一个五岁的孩子，他就是元宏。一切都按照冯太后的意志行事，紧急裁剪的龙袍很不合体，宽大而且空旷，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。可元宏人虽小，他却牢记住冯太后事前的教导，从容地登上御座。一举手一投足，都显得大度得体，真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概。

刘太监朗声诵读献文帝的册文，诏书中明确提及由冯太后临朝听政，决断军国大事。元宏则在御座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，端庄稳重，不失威严。他就是中国历史上，在南北朝时期，数十个帝王中，真正大有作为，并在历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改革家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。

散朝之后，冯仁把小皇帝送到偏殿读书，他又凑到冯太后身边：“太后，您看着没有，这个小皇帝崽子，可非等闲之辈，他小小年纪，那皇帝的架子可是端得十足。”

冯太后笑了：“还是哀家教导有方，我告诉他的话，他还真都记住了，而且做得丝毫不差。”

“太后，这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我担心他百精百灵，长大以后，他若知道生母是太后赐死，会不会对您心生怨恨，那时他皇权在手，怕是对太后不利呀。”

“那，依你之见呢？”

“奴才看，这个小皇帝崽子留不得。”

“过分了。”冯太后面对的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子，无缘无故地她怎能下毒手，“还是孩子，怎能坏他性命。”

冯仁其实担心的是，他日后要受冯太后的连累，还在向主人灌输他的观点：“太后，有道是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等到皇上长成，明了一切，焉能不报仇雪恨，那时再想……便悔之晚矣。”

冯太后明白了他的心思：“你只管把心放宽，有哀家在，就有你的荣华富贵和安全。”

冯仁到偏殿去看看小皇帝读书可用心，可是人竟不见了。他厉声询问当值的小太监：“皇上去往何处？”

“他言称是去看望他的父皇。”

“你怎么让他走了，又为何不报告？”

“总管，你也没有交代呀。”小太监不服气。

“等我有空收拾你。”冯仁急忙又回到冯太后身边，报告了此事，“太后，小皇帝总和他父皇接触，怕是他父皇对他灌输对太后不利的言语，日久天长难免就与太后离心离德。”

“也说得是。”冯太后打算牢牢控制拓跋宏，她当即起身，“随哀家到废皇处走走。”

献文帝在自己的宫殿中，正与刘太监哀叹：“刘公公，你说这皇权真就这样具有吸引力，看朕的母后为此动了多大心思。”

“万岁爷，您还是太软弱，不答应太后退位，她又能如何！”

“公公，知母莫若子，她急于听政，你不让她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。”献文帝万分感慨，“都是亲生母子，又何必闹得血腥相见，这也算是我为儿子的尽了孝心吧。”

拓跋宏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进来，上前恭恭敬敬给献文帝跪倒：“父皇，儿臣特来给您请安。”

“孩子，快起来，起来。”献文帝喜得眼泪都流下来，“元宏，朕听说你在登基大典上表现不俗，朕甚为欣慰。”

“儿臣所做，都是事前祖母教习的。”

“奴才的小万岁呀，”刘太监嘱咐说，“你的祖母太后，她的话不可全信，要多个心眼。”

“皇祖母是亲祖母，朕是她的亲孙儿，朕还要和她分心吗？”拓跋宏感到费解地发问。

“皇儿，你年纪还小，很多事你还不明白。”献文帝不想让孩子过多分担大人的恩怨，“要听你皇祖母的话，要好好读书。”

“儿臣记下了。”

冯太后由冯仁相伴步入了寝殿，献文帝急着要起身相迎。冯太后上前按住：“皇儿，你就不要多礼了，有病在身，一切礼数可免。”

冯仁看着拓跋宏，有些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我的小万岁爷，你逃学跑到这，害得奴才挨了一顿板子。”

“皇儿，你为何逃学不读书？”献文帝脸上现出不悦，“眼下读书于你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，万万不可荒废学业。”

“儿臣谨记父皇教诲，一定认真读书。”

“皇儿，”冯太后和颜悦色看着献文帝，“因你病重无力承担，哀家代你管教皇上，想来你不反对吧。”

“母后哪里的话，儿臣谢还来不及呢。”

“既如此，哀家管就要管好。”冯太后问，“哀家为他日后出息，对他严加管教，皇儿该不会反对吧？”

“这是自然。”

“既如此，皇儿不要再让皇上动不动就跑来看你，倘如此下去，他的心不放在学业上，必成废才不可。”

“皇祖母，孙儿是自己做主来看父皇的，并不是父皇叫孙儿来的。而且这也是皇祖母所教导，对父母长辈要尽孝道。”

“好，好，以后不再暗中跑来就是。”冯太后在献文帝面前，爱抚地亲昵地摸摸他的头。

冯仁忍不住一旁插嘴：“小皇上人不大，倒还会辩理呢。明明是他自己跑来，还辩称是太后要他尽孝。”

“本来嘛，太后就是这样说的。”拓跋宏内心中对冯仁充满了敌意，心说这个太监为何处处与己作对。

“皇儿怪累的，哀家领皇上走了。”冯太后站起，拉住拓跋宏的手，“哀家会在适当时，带着皇上来看你。”

献文帝眼巴巴看着儿子被领走了，他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。

回到皇后的宫院，冯太后一改在献文帝面前的慈善模样，凶神恶煞般地拉长脸子：“皇上，跪下。”

拓跋宏乖乖地跪倒：“孙儿遵命。”

“皇上，你知错吗？”

拓跋宏的确是聪明：“孙儿不该背着祖母去看父皇，惹祖母生气，孙儿感到万分惶恐。”

“你还害得我挨了一顿板子，今后再敢不言不语溜走，小心我打你一顿板子。”冯仁故意瞪起眼珠子。

拓跋宏白眼珠看他一眼：“冯公公，你虽说是大人，但还是皇家的奴才，天底下哪有奴才打主人的道理。”

这番话还真把冯仁问住了：“小猴崽子，你还有理了，人还没长大呢，就不服天朝管了。”

“朕是皇上，你不该对朕说话无礼。朕要是亲了政，一定把你打入大牢，让你长长记性。”

“哎，你，你……”

冯太后不满地瞪他一眼：“冯仁，自己掌嘴。”

“太后，这？”

“跪下，打。”冯太后语气严厉。

“遵懿旨。”冯仁跪下自己扇起嘴巴子。

拓跋宏表达了赞许之意：“皇祖母处事公道，身为奴才，敢对朕出言不逊，掌嘴还是轻的。”

“好了，皇上平身吧。”冯太后给冯仁使个眼色，冯仁也就不打了。

“谢皇祖母。”拓跋宏站起身，“孙儿此后再也不惹皇祖母生气了，没有你的同意，孙儿再也不会擅自去看父皇。”

“这才是哀家的好孙儿。”冯太后表示了赞许。

自此，拓跋宏安心读书，一直没有去看献文帝。弹指间几个月过去了，早已是寒冬季节。大雪飘飘洒洒，就像撕碎了棉絮一样，从无尽的苍穹中飞落下来。尖叫的北风，从宫廷的碧瓦红墙